



麒麟缘

【法国】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著 杨汝生译



〔法国〕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著 杨汝生译

麒麟缘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麒麟缘/[法]罗布莱斯著;杨汝生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10 ISBN 7-5059-3696-4

I. 麒… II. ①罗…②杨…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 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8946 号

Emmanuel Robles

La Chasse à la licorne

© EDITIONS DU SEUIL, 1985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备字 01-1999-3779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本书出版承法国外交部给予资助, 谨致谢意。

书 名	麒麟缘
作 者	[法] 罗布莱斯著 杨汝生译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邓 壮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北京朝阳隆昌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141 千字
印 张	6.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10 册
书 号	ISBN7-5059-3696-4/I·2843
定 价	11.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纪念保罗·罗布莱斯^①

当这一切已被焚毁和
劫掠的时候，我去找你，
我们一起去追逐麒麟，
共享那自由的爱情。

拉蒙 J. 桑德尔

^① 保罗·罗布莱斯为作者之子，早年夭折。

《麒麟缘》

《麒麟缘》乃是一出戏的名称，塞尔日·莫罗和皮埃尔·马蒂南均参加了这出戏的演出。在中世纪时，麒麟常常被看作是德行的标志，它形象地在表现舞台布景上，一些裸体蓬头的男女对它穷追不舍。

塞尔日出生贫寒，饱尝颠沛生活之艰辛，但他依然是一个虔信者。他时而被暴力所左右。只有朋友马蒂南热才能让其平息。可是，皮埃尔遇见了玛德莱娜，身为富有古董商的丈夫令她厌烦和不悦。这也许仅仅是一次萍水相逢，但爱火却在上升，蔓延，直至难以自拔。

而当皮埃尔和玛德莱娜决定从伪装中解放出来，将他们炽热的情爱公之于众时，围绕着塞尔日的阴谋却在加紧进行：他对此的反应是粗暴和悲剧性的。在他的朋友的共谋下，这种参与可能会危及他们的幸福，塞尔日在一个黑夜成功地逃脱，在森林受到追捕，就像是被围猎一样。

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用朴实无华的笔触，是其作品重要题材之一，即人的游戏和他们的命运具有奇特的力量。而爱情和心地的宽厚能否战胜那些诱惑我们的黑暗势力呢？

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于1914年5月出生在奥兰市(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工人家庭。他曾在阿尔及尔就读，并于1937年加入一个青年作家团体，在他们当中有阿尔贝·加缪、勒内—

让·克洛、马克斯-波尔·富舍。他被动员入伍六年，1945年在符腾堡结束了战争生涯。但他在1944年的出征中认识了意大利，启发他创作了小说，如：《这就叫黎明》、《意大利的春天》、《威尼斯的冬天》和《维苏威火山》。他的第一个剧本《蒙塞拉》荣获“画廊座”戏剧奖，他的小说《城里的高地》1948年获“女性文学”奖。

作为记者和演说家，他的足迹遍及世界许多国家。他同样为电视和电影写作，尤其是同路易·比尼埃尔和吕希诺·维斯孔蒂合作。1973年，他当选为龚古尔文学院院士。罗布莱斯于1995年2月在巴黎逝世，享年80岁。



汽车轮子在如絮的飘雪中向前滚动着。至少此时，雨刷还能不费力气地刮掉挡风玻璃上的落雪。玛德莱娜双手紧紧抓住方向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的路面，那种专心致志的样子几乎不允许她真正想到自我。然而，某个瞬间，她仍然自责从马赛出发得太晚了。巴黎还远着呢！一向喜欢飞行、漫游、明丽的天空和无拘无束的生活的她，此时也为这种境遇担忧起来。她环顾一下四周，这个世界似乎变得愈来愈小。“遇到第一家旅馆，我就停下。”她这样思忖着。尽管她对自己的车况满有信心，但她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把她撂在这苍茫无垠的雪原中无法驾驶。实际上，自她驱车上路之后，她还没碰见过一个人影儿。甚至连一幢房子也没有看到！在天空的某个地方，在那甲壳状的片片云朵后面，太阳该已西斜。时值一月的日子，一到了下午四点钟，整个景色都在这倒霉天气的暮色中变了模样。

爬上一个漫长而弯曲的高坡，她来到一片高地上。肆虐不羁的风雪漫卷得更加疯狂。指示路标已变得无济于事，因为积雪已经遮盖了那上面的文字。她的左面和右面，在阴沉浓重的天气里，那一棵棵光秃的林木似乎进一步加重了这种孤独感。玛德莱娜承认她面临的危险正在加剧，尽管这种想法还没有使她真正感到恐惧。当她还在幼年时，父亲为了夸奖她的勇敢，当

讲起她来时曾说：“她将是一个真正的阿玛佐娜^①！”他常用这种说法鼓励她，因为这个词具有了不起的意思。然而，直到那一天，当她知道阿玛佐娜为了更好地拉弓射箭竟然烧掉一个乳房时，她惊愕了。她的乳房，见鬼去吧！她是多么地珍惜它们啊！她总是为其感到“自豪”。（“自豪”一词还是十年之前，他们还没有决定结婚的时候，莫里斯在一个游泳池边上使用过的。）不，她并没有害怕，而是在发现一种非理性的东西时所感觉到的丝丝怅惘。确实，这场风暴已经蔓延了整个国土，几乎使之崩溃。在这混沌一片中，只有电线杆子和那上面的绝缘物还显得协调些。由于暮色四合，玛德莱娜打开了汽车的大灯。还有五六公里的路程要走，她于是开快了车子，因为一种焦急不安的心情在这个杂乱无章的世界里变得愈益强烈。在一个十字路口前，她放慢了速度，前方出现一个双向指路牌，那上面被雪浸埋的字迹在车灯射出的光亮映照下仍然依稀可辨。

过了一会儿，玛德莱娜可能想起来她曾在两个方向前犹豫不决过。末了，因为见不到一处住房，无法去找人问路，她偶然间朝右边的那条路驶去，也就是说，去会见一个即将搅乱她的生活的男人。

车子在这漩涡般的雪野上又向前行驶了几分钟，玛德莱娜突然瞥见一个建筑物在这崩裂的大地中顽强地屹立着，她的这种极为孤独不安的感觉顿时一扫而光。那分明是一个照明不好的挡雨披檐下的加油站。没等人们向她走来，她便兴高采烈地下了车子，走到两个男人的面前。他们看见她颇感惊奇，因为在这混乱发狂的天气里，有人冒了出来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① 注：阿玛佐娜为希腊神话中的女战士。

那位上了年纪的人，长着花白的胡子，蜷缩在黄褐色工装里，脖子上裹一条厚厚的围脖。玛德莱娜请他给车子加满了油，询问附近地方是否有旅馆，因为她不能再开很长时间的车子。“倒是有一个，”老人对她说。告诉她前面的村子有一个旅馆，至少还有六公里远。她最好在那里停歇，因为广播电台刚刚宣布，在整个地区将有一场真正的灾难。

另外一个男人一走到挡雨披檐下面，玛德莱娜便觉察到那人朝她射来的目光。他站在半阴影处，紧靠着放在柜台上的电热器旁边，淡红色的炉火映在他的身上。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皮埃尔·马蒂南热。他浓眉大眼，双眸有神，穿着一件有毛领的羊皮里上衣，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那里。他打量着她，但这并没有使她感到拘束和困窘。她对他油然而产生起了敬意。而他呢，仍然默不作声，这使她感到高兴，伴随着终于从前面的紧张状态下解放出来的喜悦。当她查看或佯装查看公路图时，他缓步走了过来。她感觉出来这种接近，遂转过脸去。他细声细语地对她说，那语调就好像是怕人讨厌似的。但他身上表现出一种悠然自得和沉稳持重的样子。他报了自己的名字：马蒂南热。他说，他是搭顺风车来到这个偏僻的加油站的。是的，已经将近一个小时了，他在这儿等待有利的机会去村子里找旅馆。“好了，有利的机会，现在你有了。”玛德莱娜这样说道。他向她简单道谢之后，又向远处走去，在老人关上门不久，他又匆忙回到冷风中来。他催促玛德莱娜再也不要耽搁一分钟，因为过不了多久，道路将难以通行。

在这短短的旅程中，不论是玛德莱娜，还是她的乘客，都默默无语。穿过这鹅毛大雪卷起的荒诞的漩涡，他们绕过村中的广场，广场中间点缀着亡灵碑，雕刻着一位长有翅膀的妇女，

怀中抱着一名倒下的战士。他们进了塞满小汽车和一辆大卡车的院子。然后，他们停好车子，手里提着行李向旅馆走去，脚下的积雪嘎吱作响，袭来的寒冷能把呼气凝结。他们走进这座外表沉重的楼房，楼房的窗子亮着灯光，给人一种宾至如归和亲切无比的感觉。走进楼里，一个身穿紧身裙裾的胖女人看见了他们，竟把他们当成了一对夫妻。她带着一种狂喜的神情说道：“只剩下一间客房了，仅仅这么一间，算是你们有福气。当然了，是一个双人房间，有洗澡间，你们该高兴吧！”她又补充说，“路上已经没有什么车辆行驶了，你们来得刚好，不然便会被这天气困在荒野之中！你们试想一下？”玛德莱娜本想打断她，以纠正她的误会。但她太疲倦了，也可能等待她的伙伴自己向店主说明是她搞错了，他们两个人毫无干系，有必要寻找另外一种解决办法……但是，马蒂南热没有作出反应。在他的目光里，甚至没有因这种阴差阳错而带来的惬意或狡黠的表情。

胖女人十分饶舌，说话连珠炮似的。她继续说着，尽管扫雪车的数目有所减少，人们将采取所有的措施，向那些陷在困境中的人们提供援助——广播里是这样说的。玛德莱娜，她呢，此时却在思索自己的处境，感到这事有点棘手。这种想法在她脑中一闪，但带有相当狡狴的意味。接着，她听见马蒂南热说：“那好吧，我们去看看。”她这时产生自己是被创造出来的人物，并被别人拉进一个虚构的离奇故事之中的感觉。三个人一起走上楼梯，马蒂南热走在最后，手里拎着行李。他们听见又有一辆汽车开进院子，旅店女主人惊叫起来：“我的上帝，又来人啦，把他们往哪里安置呢？”她打开一间朝楼道开的房门，然后侧身而立，让玛德莱娜走进屋里。房间的确很大，天花板用褐色木头做成，壁炉里已经生上了火。房间尽头有一个又宽又大、体积可观的床铺，简直是一个用木头和铜制作的纪念物。床上放

着鼓鼓囊囊的蓝色鸭绒被和枕头，在饰有水晶坠子的分枝吊灯的亮光下熠熠生辉。那女人又说：“你们认为行吗？”她自己认为满意，相信别人也会这样回答。这时，马蒂南热说道：“这很好。”旅店主人用手指着桌子上放的两枝蜡烛说，若是遇到停电，可以使用它们，赶上这天气，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在离开之前，她又告诉吃晚饭的时间，然后把他们两个单独留在了房间。马蒂南热立即转过脸去对玛德莱娜说，他知道这种强拉成的亲密关系的局限性，他将在卫生间里睡觉。她只简单地回答：“那好吧。”是太劳累了吗？她感到是在演戏，却不知道这戏的内容，自己同时又在当观众，甘心情愿地扮演了双重角色。

“我到楼下去看看。”马蒂南热脱掉他的羊皮里上衣后说。“你歇息吧，一会儿下去吃晚饭。”

两个人面对面地用晚餐，将是我们在旅馆主人面前上演的夫妻喜剧的组成部分，她这样想着。她听见马蒂南热先是在楼道里后是在楼梯上的脚步声。

在旅馆餐厅里，所有的窗玻璃上都结满了霜花，有几个人正翘着鼻子看电视，因为电视机放在一个支架的顶端。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马蒂南热选择了一张供两个人用餐的桌子。他点燃一枝香烟抽着，心里一直离不开这位萍水相逢的伙伴，回味着她那天真而又敏锐的表情。在他离开房间时，她直直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立在这漫画般的床边，双手交叉成怕冷的姿态，尽管她还穿着大衣，屋子里又生了火。无疑，她感到尴尬了，尴尬中掺杂着奇遇者的好奇。谁能说呢？她有一双略带蒙古褶的眼睛，清秀端正的嘴唇，因薄施粉黛显得更加艳丽。他知道怎样评价女人，而这个女人在他眼里显得机灵、多情，既坦率开朗，又秘密满腹。这一切都让他回味，令他喜欢。还有

她那紧身的大衣，让人猜想那细长的腰肢，圆美的胯部……她究竟是谁呢？她从哪儿来？她的身世、品行、性情又是怎样？当她走下汽车，在斜飘的雪花中走来的时候，他便在加油站内观察她了。此时，在电视屏幕上，一个身着饰有闪光片上衣的歌手吼叫着，这种画面和音乐，马蒂南热一点都不感兴趣。令他魂牵梦萦的仍然是这个陌生的女人。在楼上，这个时候，她可能已经躺在大床上，也可能正在卫生间洗澡。他并不倾向于弄清楚自己的感觉，他在等待。

歌手唱罢，接着是地区新闻。事关一股强劲的寒流袭击了法国南部的三个省份，乃是“一八七三年以来后果最为严重的一场灾难，那年也是气象台在巴黎建立的年份”。电视里播放了直升机低空拍摄的镜头，有被暴风雪完全隔离的农场和村庄，也有在路上无法行驶的汽车长蛇阵，完全是北方的一片景象。电视评论员说，这些画面都是在风雪业已过去的地方拍的，现在寒流又在其他地区肆虐。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玛德莱娜下楼了。一看见她下来，马蒂南热便起身相迎，觉得她穿上这件本色羊毛裙子，显得更加富于魅力。简单的曲线，紧裹的蜂腰，使她那丰满和奔放的胸部显得更加突出。他还欣赏这位年轻女子坐在他对面自然大方的举止，连那最有洞察力的观察家也会弄错，相信他们是一对真正的夫妻。然而，稍有唐突的是她拒绝了他递来的开胃酒。然后，停了片刻，她向他要枝香烟。打火机的灯光一照，她那微高的颧颊更加妩媚，一双星眸愈益闪亮。

“我知道你感到不快，夫人……”

“拉萨涅……玛德莱娜·拉萨涅。”

“我们确实应该向旅店主人指出她弄错了，让她另做安排。”

“我们”二字把玛德莱娜也牵扯进来了，她也应该分摊一半的责任。但她没做任何反应。他接着又说：

“如果你愿意，我还可以去找这个女人说明情况。不管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对付。我相信，她是能给我找到个窝儿的。”

他正在上演一出小小的喜剧，而她好像是在细细地品味着。

“别难为你了。”她略带几分揶揄的口气说道。首先，她不明白为何发生这种变化。而且，我们已经签订了一个协约：我吗，睡在房间里，而你呢，是在卫生间。我们只要遵守它就是了。总而言之，对你来说，卫生间可能同其他的角落一样不会太舒服。

她的这番辩驳反而令他高兴。而他呢，则尽力使她相信自己，斟酌着话剧里的语言，用经过选择的词句使她放心，说她不必对他的品行感到恐惧，他是“不会在夜里企图发起袭击的！”……就像是在戏里一样，他“感到”这个有骑士风度的人物已经向他走来，使他充满活力，令他激情满怀！

然而，她心地平静地又说，她曾想给巴黎通电话，但线路刚刚中断。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延长……

好啊，马蒂南热心想，她是在试图通知某个人。若是她丈夫（她带着结婚戒指）一旦他知道自己的妻子同一个在公路边上捡来的男人住在一个房间里过夜，还不知会闹出什么事情来呢！

接着，他们谈起这场风暴，说到扫雪机第二天要来，以及救援的组织工作等，说着说着，在这个人和那个人都装作不感兴趣的话题中，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像他们都不愿过多地暴露自己一样。

只是到了晚饭末了，他们才打破这种拘谨，这还是通过谨

慎的接近才达到的，但二人都没有完全揭开面纱。她说，她去摩纳哥了，并没说出于什么理由，还说她在马赛做了停留，“停留”一词用得很好，她要是继续赶路就好了，那样就能躲过这种烦恼。他专心地听她讲着，只记得她正着急赶回巴黎，这种延误让她大伤脑筋。她要去会谁？何人在等待她？还是忍耐着点吧。莫要无理对待。他多么想知道谁那么有福气拥有这个女人，她的姿色已开始令他倾倒。他说：

“昨天晚上，我也在马赛来着。那里冷风刺骨。这种天气对招引人去看戏太不利了。”

他演得真好！漂亮女人这次表现出惊奇。

“你去看戏了？演的是什么？”

“《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一共演了两场，满打满算，观众不足两百人。糟透了。”

“啊！你是演员？”

“正是。”

瞬间，她那带有蒙古褶的眼睛里闪烁出某种讥讽的神情。

“任你怎么说都行，”他拿烟的那只手做了个小动作说，“但我演的是公爵。”

“我为啥要取笑呢？”

“说真的，为什么？”

“那么，阿尔马维瓦这个角色，你是怎样演的？”

她上钩了！现在，他给她演着，使她保持甚至扩大这种兴致。

“从第一幕起，作者就让公爵说，他对这种随便捡来的快乐感到厌倦，但他在评论中断言，如果说阿尔马维瓦在这个世界上遇见了罗西娜，他也只不过是对她产生一种奇特的兴趣罢了。他之所以爱上她，那是因为她被关在家里。总而言之，一个爱

玩女人的家伙，越是有门闩和墙壁隔着，他的欲念越会强烈。然而这是错的，他扮演的这个情夫值得信赖，热忱，多情，同样又是那种喜欢短暂、容易得到、又很快失去爱情的人，没有任何承诺，也没有遗憾，不留一点伤痕。在《费加罗的婚礼》中也能找到这种人物。

还是第一次，他看见她真的笑了，但眼睛低垂，就像是美丽的亚洲女子在窥探内心的玄秘。

一阵沉默之后，玛德莱娜问他，巡回演出是否还要继续。

“不，”他说。“演出正是在马赛结束的。其他的同志，他们都乘火车回巴黎了。”

“你们还有其他的计划吗？”

“我先休息几天，然后再说。”

一切都被看见了。眼下，他还没有明确的态度。他认为讲自己讲得太多了。老实说，他过着一种不稳定和踟蹰的生活，但他选择了它，并完全适应了这样的日子，并认为这可能与他内在的本性有关。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物几乎都能使他堕入爱河之中，都会产生一些新的感觉和激情，就像同一个吸引你的女人的初次接触那样。因此，自从她变得活跃起来之后，这个玛德莱娜·拉萨涅，他对她还一无所知，她在他身上唤起的欲求还模糊不定，也就是说，还没有那种采取征服行动的意愿，这意味着要动感情，要下决心，还要谨慎从事。他听她评价巴黎上演的某些剧目，赞扬她的精明、柔顺和智慧。她有点易动感情，他这样想到，也可能我搞错了。无疑的是，她被一种受宠的生活惯坏了。这一切都懵里懵懂，支离破碎，飘乎不定。事实上，他的思绪已朝玛德莱娜走来，带着正在扑食的野兽慢慢接近猎物时的那种小心翼翼，生怕动作太猛了，会惊动它，吓

跑它，若是那样的话，一切都告吹了。

当她决定回到房间的时候，马蒂南热说他过一会再上去。她心里明白，他不愿意在她准备就寝时打扰她。“这种细心是值得赞许和有希望的。”当他陪送她到楼梯口时，她这样想到。马蒂南热接着又回到餐厅。他透过蒙上水蒸气的窗子外望，小广场和披上雪衣的有翅膀女人雕像依然历历在目。

有人走进屋里来关上了百叶窗，又往壁炉里加了些木头。屋里准备了足够的劈柴，劈柴上留着青苔的斑迹。玛德莱娜从床上抽出一条鸭绒被和一条毯子，把它们抱到宽大的卫生间里。卫生间的门没关，可能是为了让房间里的热气也能流到那里。然而，这天夜里，卫生间的门却要关上——因为她坚持关门！——，寒冷将会重新回到这里。这个马蒂南热，他今晚可能和衣而睡，在地板上，在扶手椅里，（真好笑）也可能在浴缸里，她这样漫无边际地猜想着，对这种增加的不舒适，他也许克服起来不会有太多的困难。

床放在有亮光的地方，光线从天花板上照射下来，它那又厚实又柔软的外观就会使人产生完全休息、美美地睡上一觉的想法。倘若小姑子夏尔莉娜知晓她现在面临的处境，拉萨涅一家肯定会火冒三丈。她并不真正是那种假装正经的女人，她了解自己，在这三十四岁的年纪上，她仍然充满偏见，尤其是对这个家族的压力感到敏感。只因为她的言谈和举止不受约束，他们对他们的陈腐习俗、狭窄的爱好和对金钱的贪婪进行过抵制，这个家族始终对她耿耿于怀。至于她的丈夫，她无法想象他的表现。他平时讲话极少。他对思想和内心的活动控制得很严。总而言之，他只在生意场上表现出精明之处。令人奇怪的是，在

他们发生那种亲密关系之前的时刻，他总是变得谦卑起来，表现出偷偷摸摸和笨手笨脚的温情。

而马蒂南热呢，她从他的眼睛里看到同样一种目光，这是她常常从觊觎她的那些男人身上发现的。但是，她从来也没有遇上什么男人就爱的习性，她看重感情的萌发和热度。只有这样才能搅乱她的肌肤，激起她的性欲，促使她投入快活之中。

她又回到卫生间里，拿着全部洗漱用具，心中一直思考今晚她是否应该穿着衣服睡觉，穿着这件浅褐色的裙子算了，要不就穿着睡衣睡。第一种情况可以提醒人，她持明确保留态度，对人存有戒心。第二种情况则恰恰相反，可使人产生可以接近的想法，甚至代表小小的默契。她插上卫生间的门，脱光身上的衣服，让淋浴喷头的水柱拍打着自己的躯体，周身顿感温暖、舒适和放松。洗完之后，她用一个大浴巾裹着身子，一缕缕头发沾在面颊上；她刷了牙，一直不停地思索自己的处境，说实在的，现在的问题是，由焦虑不安而产生的这种思考简直有点轻率。在镜子里，她看见自己热水洗过仍然发烫的脸，那绯红的颜色犹如温室里的一束鲜花，浅淡而柔嫩。她突然选择了裙子，将它穿在身上。在房间里，壁炉里劈柴噼啪的爆裂声，似乎增加了这种能把旅馆压垮的静寂。她捡起放在台子上的手表戴上，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被子只盖着双腿。过了一会儿，她想服一片安眠药，以减轻难以排解的烦躁，但她又放弃了。

为了躲开嘈杂吵闹的电视机，马蒂南热逃到餐厅另一端的小厅，有个瘦削的小伙子已早在那里，他头发稀疏，长着蓝色的眼睛。他坐在矮桌前的扶手椅里，手里摆弄着一个约二十厘米高的木头人。

“请坐这儿，”他说。“我叫阿尔马利克，我喜欢你陪我喝杯”